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一三三回 遇熊鹿邀去野馬 呼達訣迷歸狄山

紫玉答曰：「道兄胡出此言？未必忘卻師訓，反此大道，而甘墜深淵乎？」善成曰：「人生斯世，男女之欲，誰不有之？況習道一事，實屬渺冥。安知習至終身，果能成得仙否？爾我在此，不如各遂所欲之為愈也。」言之戲謔，不堪入耳。紫玉曰：「不意道兄乃假於刁道之輩，淫心尚未死也。然妹以紫棠微物，得天地靈氣、日月精華而成，又幸仙師傳以大道。欲吾從兄之命，萬萬不能。」善成曰：「妹果不從乎？」紫玉曰：「習道之心已堅，永無反道悖師之理！」善成曰：「爾既不以道兄為念，吾亦不以道妹為情。」當即扭定紫玉，將拳毒打。

紫玉急不能脫，恐為所辱，以頭觸石，拚將一死。不料頭觸石上，痛極而醒。斜視臺左，善成尚未蘇起焉。三緘曰：「能將大道煉深深，不戀邪淫意念真；植物尚能思脫化，可歸蓬戶待飛升。」贊已，命歸舊所。

善成被幽在洞，啞然獨坐，勤習元功。一日謂紫玉曰：「吾與爾在此洞內，正好苦用工夫，自有出期，毋庸憂慮也。」紫玉曰：「他且不論，妹問道兄，未從師時，何無妻妾？」善成曰：「兄在海中，稱為鼇王。一海之鯉、蚌、蛟、蝦，無不畏服。如要嬌妻美妾，可以隨選而隨得之。其無妻妾者，以兄之所戀，原不在此耳。」紫玉笑曰：「趁此四妖將爾我幽禁在洞，成為夫婦可乎？」善成驚曰：「道妹癡耶？」不然，何以習道之人而有此淫念也？」紫玉曰：「春心之懷，妹已久矣。所恨者師常講論大道，此心稍滅。今在是地，只吾與汝，暗為結配，諒無人知。俟出洞時，又來習道未晚。」善成曰：「道妹何言無人知也？爾我對影，已成二人。兼之下地上天，監察森嚴，不啻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焉可瞞哉？」紫玉曰：「兄真不從耶？」善成曰：「斷乎不可！」紫玉於是立起身來，突向善成懷中撲去。善成立身一閃，為小石絆著，倒地而蘇。三緘曰：「女悅男兮男不悅，堅真一片心頭訣；海中此物世間稀，自使仙名標帝闕。」善成拜領師言，退歸廬內。因思師以紫玉試吾，必以吾試紫玉也。問之果然，乃相與吐舌而言曰：「師道甚妙，試人於不及知。如不立定腳跟，一試即墜落矣。」二人之言不必細述。

且說野馬、樂道，三緘呼至講道臺，以鏡照之，樂道昂然不動，野馬席地而坐。復以玉鏡向樂道揮去，依然清醒不迷。

三緘曰：「爾根深矣，爾道得矣。速歸蓬廬！」野馬悶著片時，舉目視之，已在野馬山下。暗想：「師才呼吾講道，如何即到此地耶？即到此地，且歸視吾洞住有何妖？」剛至洞前，正值熊、鹿二妖王洞中品坐，洞外跪有男女三人。野馬曰：「二妖又以人血為酒矣。待吾呼之，看彼還念前情否？」計定，遂在洞外呼曰：「二位妖王快活死矣。」熊、鹿二妖見是野馬，即便趨出，迎入洞中，鹿妖曰：「自兄一去，久切懷思。不意今日歸來，吾心慰甚，快請入席，同飲鮮酒。」野馬曰：「吾今習道，不願飲此，爾等各請自便。」熊、鹿曰：「習道者，無非補其氣血也。以人血補之，有胡不可？」野馬曰：「習道之人心抱仁慈，安忍喪人性命？」熊、鹿曰：「但飲此次，二次又以仁慈為念焉。」野馬被熊、鹿苦勸，似乎首肯。小妖遂將男女搯破咽喉，抬於三妖手中。三妖欣然，各捧一人，埋首而吸。吸已，撫其腹曰：「爽快，爽快！惜乎不可多得。」無何宴罷，野馬辭行。熊、鹿曰：「馬兄此去，歸來又在何時？」野馬曰：「吾自從師習道，原欲修成仙品，飛升大羅。今日之歸，實出不意。自此以後，不復返焉。」熊、鹿曰：「人為萬物靈，高物類多矣，尚不能成，況吾與爾皆屬獸類？成個人體，其心已足，幾見有登仙品者。」野馬沉吟良久，曰：「慨承妖王勸止，吾仍歸洞，不入萬星臺矣。」二妖曰：「如是，爾我拜為弟兄，生死相顧。」野馬大笑，二妖又設宴相待。飲至金烏西墜，各回洞府安宿不提。

蛛龍在洞久之，已曉蛛虎食了蜂妖，面斥數言。蛛虎怒目曰：「兄毋管吾，吾自此不回萬星臺矣！習道之事，願付諸流水焉。」蛛龍大怒，指蛛虎而痛罵之。蛛虎忿然，手提鐵棒，向蛛龍劈頭擊下。蛛龍頭分為兩，痛極而蘇。三緘曰：「弟兄同乳不同心，玉鏡之中涇渭分；獨有一龍能變化，待逢兩沛自飛騰。」蛛龍得師之贊，仍入廬中。

蛛虎道心未堅，貪食妖物，師言不知置於何所。他日，小妖入報：「山左一黃衣女子，常坐石臺理髮，見小妖等輒誇大口曰：『爾家妖王食吾同類不少，爾歸寄語，吾於數日後，要來取伊首級，以復同類之仇。』」蛛虎聞言，怒髮如雷，曰：「有此妖物，何不早報吾知？」遂命數十小妖，導至山左石臺之下。

翹首望去，黃衣女子髮已理畢，手持寶鏡，照伊容顏。小妖吼曰：「石上女子聽著：爾欲復仇，吾家妖王來殺爾矣！」女子曰：「囑爾妖王等待片刻，吾將容顏整好，即來會之。」果不一時，女子飛下石臺，手持金劍，怒氣勃勃，向蛛虎而言曰：「食吾同類者，即爾耶？」蛛虎曰：「然。」女子曰：「還吾同類，與爾罷休；如其不然，吾必碎爾犬骨！」蛛虎曰：「吾自食爾同類，迄今數月，無有妖物入口，心殊歉然。聞爾在此石臺誇下海口，特來吞爾，以資一飽焉！」女子曰：「饕餮之輩，臨死尚不知悔，真令人急煞。」蛛虎不復語，手舉鐵棒，直擊女子。女子將身一閃，執劍相迎，一往一來，不分上下。

蛛虎暗計：「不料妖女亦有如此殺法，且布陰羅以擒之。」於是假取下風，向山右逃去。女子笑曰：「知爾所恃者，陰羅也。爾欲敗去，以陰羅擒吾。他妖或畏爾陰羅，吾則不畏。」言已，持劍力迫蛛虎。迨至山右林木深處，蛛虎早命妖卒將陰羅遍布，以待女子。女子不慌不忙，取出整容寶鏡，向陰羅一照。鏡中生火，火光四射，霎時煙迷山外，已把陰羅毀盡。小妖等無處藏躲，燒斃甚眾。蛛虎見勢難敵，駕起妖風，思欲他逃。豈知火燄隨身，愈燒愈近。蛛虎無奈，躲入荊棘。女子又持寶鏡對照蛛虎所藏之地，荊棘齊燃，蛛虎知不能逃，坐以待斃。不逾一刻，火燃身邊，駭極蘇來，尚聞講道聲，舉目望之，乃萬星臺也。蛛虎此時愧悔不及，惟有俯首聽師責斥而已。三緘將道講後，向蛛虎而責之曰：「轉眼存心大不同，師言全背罪何容？道根若要求堅穩，宜向平時若用功。」斥畢，逐出臺外。

三緘竊思：「物類道根尚多堅定，迷鏡而下墜者，至此僅蛛虎焉。胡人類中如轉心、混元一試即變也？吾且呼豁達、善訣兄妹試之，看彼道心又是何若？」移時呼至，為鏡光一射，雙雙倒地。魂離軀殼，自覺出了萬星臺。極目其間，但見綠野青疇，山重水復。兄妹自通山到此，路徑不稔，呆立於是。忽見臺外有車一乘，旁立一男子，似有所候而未至者。豁達詢曰：「此車何人所坐？」男子曰：「吾奉通山狄王命，接伊兒女歸山。來至萬星臺，又不識伊之兒女居於何所，吾故在此等候，看有出入此臺者以便通信焉。」豁達曰：「狄王接彼兒女何為？」男子曰：「狄母思伊兒女，目已泣誓。狄王病臥在榻，位無所傳爾。」豁達曰：「爾係何日起程？」男子曰：「昨日。」豁達曰：「爾言誑矣。通山歷此，途程約計半載，焉能朝發夕至？」男子曰：「狄王思伊兒女甚切，不知去在何處借風車一駕，雖迢迢萬里，頃刻可至焉。」豁達曰：「如是，爾有緣矣。吾兄妹即狄王之子女也。」男子甚喜：「果爾，快上風車，以免狄王懸望。」豁達兄妹亦念切父母，遂上車中坐定。男子抓著車尾，向上一送，直入半空，只聽風聲濃濃，其行甚速。

約有半日，已到通山。男子曰：「止，到此已是狄王龍門外矣！」風車止下，兄妹出車，狄王左右侍臣齊來迎接。兄妹入見了狄王狄母，抱頭大哭。哭已，狄王問及習道之事。豁達兄妹一一言之。狄王曰：「爾兄妹一去十餘載，音信杳無。今日重逢，亦是大幸。蠻奴等可宰殺牛羊，宴設王宮，以為團圓之賀。」蠻奴領命，當將牛羊宰殺數頭，烹熟設宴。豁達兄妹入府陪飲，絕口不食。狄王曰：「吾兒吾女胡不舉箸？豈嫌父母筵席有未恭耶？」豁達曰：「吾兄妹從師習道，牛羊之類久絕。不惟不敢食，亦不忍食焉。」狄王曰：「汝不食此，將欲何為？」豁達曰：「兒兄妹承父母養育恩德，毫未報答。意欲修成仙品，俾父母亦同上升，不墜輪回，以稍報劬勞於萬一耳。」狄王曰：「父今有病在身，恐不久於人世，狄王之職，吾子任之。自此以還，毋以習道為詞也。若吾女年已及笄，理應適人。為父前日曾許西域夷王家子，不久將下嫁矣。」豁達、善訣條聞此說，面面相覷，不知對答何言。

